

励耘文库

# 许寿裳

*Xu Shou shang Juan*

刘勇/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健

裳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 许寿裳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许寿裳卷/刘勇编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1782-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许寿裳(1883-1948)—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5846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40 mm  
印 张:24  
字 数:363千字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陶虹于乐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 总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

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全面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 前 言

许寿裳，字季黻，号上遂，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偏门外赵家坂。1899年春至1902年夏，许寿裳先后在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2年秋，他以浙江官费赴日本留学。到达日本之后，许寿裳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并在那里结识了鲁迅，两人自此结成终生友谊。1904年，许寿裳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留日期间，许寿裳的生活态度积极，对政治问题怀有热情，他不仅编辑了杂志《浙江潮》，参加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还与鲁迅等人筹办了文艺杂志《新生》，一同前往民报社聆听章太炎讲学。1909年4月许寿裳归国，出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许寿裳应邀任教育部普通司第一科科长。1912年5月，随部迁往北京，先后担任了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等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其间，许寿裳策划、主持了许多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规划设计与规章制度，并起草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等重要政府文件，在这一教育领域可谓开创先河。1922年，他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北京爆发“女师大风潮”，许寿裳因支持鲁迅和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被段祺瑞政府通缉，而愤然离校，1927年初，他应聘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0月，蔡元培在南京创办了大学院（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许寿裳应邀出任参事、秘书长，翌年改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1934年，许寿裳北上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的一些高校迁往西北继续办学，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联合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汉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许寿裳跟随学校西迁，先后担任了西北联大史学系主任、商学院院长、国文系教授，同时还兼任了华西大学教授等职。1946年夏，他应留日同学、同乡、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远道赴任台湾编译馆馆长。陈仪被撤职后，他又到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夜，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寓所惨遭歹徒杀害。

许寿裳与北京师范大学渊源颇深，从初来北京便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到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直至抗战时期，与北师大一起西迁内地组成西北联大，许寿裳一直与北师大保持着关系，为北师大特别是该校文学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他与黎锦熙共同撰词的《西北联合大学校歌》（1938年）至今仍陈列在北师大百年校庆纪念馆里。

许寿裳一生投身于现代教育事业，同时还完成了大量撰述。这本著作选收了他的五本著作：《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章炳麟》《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除此而外，这本著作选还收入了他发表于报刊的关于鲁迅的多篇文章，以及为数不少的各类单篇文章，基本上涵盖了许寿裳一生的主要著述，反映出了他多方面的成就。

许寿裳与鲁迅是一生的好友、莫逆之交，两人之间相知甚深，正如许寿裳所言：“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红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乃是四十余年前，他剪掉辫子后的喜悦的表情；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十年前，他去世的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许广平曾回忆道：“鲁迅先生无论工作多么忙，看到许先生来，必然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本书所收《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一组以《再谈鲁迅》为题的文章，便体现出了许寿裳对于鲁迅的深厚情谊。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年6月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刊行，收录了十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涉及鲁迅的方方面面。以评论为主，间有回忆，一些文章，譬如《鲁迅的人格和思想》《鲁迅的精神》等，是对鲁迅所做出的最早的研究之一。《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年10月由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虽不以传记名篇实则是一本鲁迅传，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两人之间的交往史实，成为了解鲁迅的第一手材料。许寿裳还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本书将它们以“再谈鲁迅”为题合为一辑，这几篇文章是对《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的很好补充。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对《亡友鲁迅印象记》等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而文笔淳朴，亲切动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许寿裳文录〉编后记》）；著名学者孙郁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读许氏的著作，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内中有着质朴、纯正的风韵。许寿裳国学根底深，又通西学，故对鲁迅的感知，视界开阔，不拘于凡俗。虽然缺



少哲人的目光，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赜有限，但对其人品、文风、境界的把握，独到深厚，非外人可及。”（《许寿裳的文字》）许寿裳的这些谈论、回忆鲁迅的文字，虽不一定是精当的，却是异常珍贵的，是后来学者不可能拥有的，也是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章炳麟》一书写于1944年，是应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之邀而作，意在弘扬“学术先进”的前辈大师。许寿裳曾师从章炳麟，对乃师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在一封信中讲道：“章先生为革命元勋，同时为国学大师，世人仅注意后一点，不足以明真相。拙稿双方并重，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成此字数。”这样的观点与鲁迅如出一辙，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谈及，他们几个青年当年去章太炎寓所听其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许寿裳的这本《章炳麟》可谓展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全貌”，这是难能可贵的。

许寿裳善写传记是出了名的，《章炳麟》乃至《亡友鲁迅印象记》两书都是作为传记来经营的；另据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所言，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时，许寿裳开设了一门课程——《传记研究》，同年5月2日还撰有《谈传记文学》一文，可惜讲稿和文章都没有流传下来。除了上述两种传记，许寿裳还撰写了《〈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子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园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传记文。台静农在《追思》一文中，怀念许寿裳时写道：“先生一生与章太炎、蔡子民、鲁迅先生关系最深，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事变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均出版于1947年，实际上是许寿裳的两部讲稿。抗战胜利后，许寿裳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身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殖民统治的台湾，许寿裳将工作重点放在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之上，而重中之重是推广国语和国文。他主持创编了《光复文库》，第一本便是他亲自撰写的《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编译馆虽存在不足一年，但许寿裳和他的同仁们为台湾文化的复兴和发展，特别是普通话与白话文的普及，做出了不容抹杀的功绩。

本书还收入了许寿裳一生所作的大量单篇文章，将它们分为杂论、怀人

和序跋三类，罗列呈现出来，以此更加全面地展现许寿裳先生一生的成绩和他的思想、精神。许寿裳为人忠厚老实，从不与人相忤，颇有绅士风度，但亦有锋芒，且坚定不退让。在学术研究中，他更注重基础研究，学风扎实，认真严谨，其文风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风、学风是相辅相成的。有关许寿裳的文集亦有几种行世，我们这次汇集其中的精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背景之下，再次呈现先贤的文章笔墨，这或许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吧。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的博士生许江，硕士生张弛、何致文、陈思等，为收集材料包括复印原作等工作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月华女士，她为本书的编选贡献了许多智慧。

刘 勇

# 目 录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 / 1

亡友鲁迅印象记 / 47

再谈鲁迅 / 117

章炳麟 / 137

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 / 217

历代考试制度述要 / 259

杂 文 / 289

#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

自序/3

鲁迅的人格和思想/4

鲁迅的精神/9

鲁迅的德行/13

鲁迅和青年/16

鲁迅的生活/19

怀亡友鲁迅/32

关于《弟兄》/39

《鲁迅旧体诗集》序/42

《鲁迅旧体诗》跋/43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44



## 自序

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纓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乃是四十余年前，他剪掉辮子后的喜悦的表情；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十年前，他去世的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时为七月二十七日，他大病初愈，身体虽瘦，精神已健，我们二人长谈一日，他以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题词赠我，词曰：“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晚上告别时，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这次下楼送我在本年还是第一次，因为前几次他都卧病在床，不能下楼，那里料得这一次的门前话别，便是我们的永诀呀！

三十五年之间，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见的。每次相见，他总是名言百出，机智疾流，使我得一种愉快的经验，恍如坐在春风之中。这种愉快的经验，追忆起来，实在是举不胜举。现在只就对于我个人方面的事实，略举数端：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依照吾越的乡风，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他只给瑛儿认识两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来得广，世上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造），可说包括无遗了。又鲁迅最怕酬应，大抵可辞则辞，独对于我长女世瑁的结婚那天，即一九三五年七月，居然偕景宋掣海婴惠临，而且到得很早。后来才知道他为我曾费去了很多的光阴，说“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来了，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鲁迅书简》第八一八页）。我对于他的光临，觉得非常荣幸，对于耗损了他的宝贵的光阴，又觉得非常抱歉！其他散见于拙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甚多，概从略。

鲁迅之丧，我在北平，不能像汉朝范式的素车白马，不远千里地奔张劭之丧，一直迟到寒假，才得回南，至上海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地，献花圈以申“生刍一束”之忧，归途成了一首《哭鲁迅墓》诗如下：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

杨君云萍，搜集我的关于鲁迅的杂文十篇，名曰《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将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其热心从事可感。因书数语于此。

许寿裳

公元一九四七年即民国三十六年五月

## 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他的书不但为现代这一代的青年们所爱读，我相信也将为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们所爱读。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来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鲁迅又是世界的文化斗士，他的书已经为世界第一流文学家们所推许，例如法国罗曼·罗兰见了《阿Q正传》便称赞道：“这是世界的。里面许多讥讽语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他的书国际间这样驰名，苏联的翻译尤其盛行，单是《阿Q正传》便有好几种译本。日本也盛行，在鲁迅逝世后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七大册。日本人本来是器小自慢的，独对于鲁迅作品的伟大，居然俯首承认，说是在日本作家中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匹敌的。依佐藤春夫氏所说，鲁迅占有右列四个作家的优点，可以列为算式如下：

鲁迅 = 长谷川十二叶亭 + 森鸥外 + 幸田露伴

依林达夫氏所说，则为：

鲁迅 = 森鸥外 + 长谷川十二叶亭 + 夏目漱石

小田狱夫氏推重鲁迅尤至。

鲁迅的作品这样伟大，其原因何在？我敢说，这是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说到他的人格，我们就得首先注意于各方面：他的学问的幅员是极其广博的，不但于说明科学研究有素，于规范科学也涵养甚深，他学医的时候，伦理学的成绩有八十三分。他的日常生活是朴素的，始终维持着学生时代的生活。他的政治识见是特别优越，欧美政治家多不能与之相比，因为他观察社会实在来得深刻。他的体力又是很强壮的。有人或许要问，他体力强壮，何以会患肺结核而死呢？这是因为经济的压迫、环境的艰困、工作的繁重、助人的慷慨，弄得积劳过度的缘故。他病重的时候，史沫特莱女士带了在上海惟一的西洋肺病专家D医师去诊，他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但宣告已经无希望，这要是在欧美人，那早在五年以前死亡的了。因之，鲁迅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即此一端，便可证明鲁迅的体力之强。

现在说到他的人格的伟大和圣洁，可以从种种方面来看：

(一) 是**真诚**。鲁迅无论在求学，在做事，或在写文章，都是处处认真，字字忠实，不肯有丝毫的苟且，不肯有一点马马虎虎，所以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他痛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坟·论睁了眼看》）这个真诚，是他的人格的核心之一，也就是作品所以深刻的原因之一。

(二) 是**挚爱**。鲁迅最富于情爱。他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挚爱，是跟着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切而越加热烈，可是他的观察和抉发病根却越来得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拙著《鲁迅的生活》）他对于友人，尤其对于青年，爱护无所不至，不但是物质上多所资助，便是精神上也肯拚命服务，替他们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希望能出几个有造之才。他说：

……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鲁迅这样替人用力确乎不虚，因此成名的颇不乏人，固然也有吃力不讨好的，或是受骗的，鲁迅却泰然说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是多么伟大！这个挚爱是他人格的核心，也就是作品所以伟大的原因。

(三) 是**坚贞**。鲁迅要想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在文学战线上的必须“韧”，他自己便是一个“韧”战的模范。他是一位为民请命，拚命硬干的人。民国十九年春，忽负密令通缉的罪名，相识的人都劝他暂避，而鲁迅处之泰然，有云：“……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鲁迅书简·复李秉中函》）他虽身在围攻禁锢之中，毫无畏缩，而坚韧奋斗，始终不屈。他的上海寓屋是在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即那时所谓“半租界”。所以他的最后的杂文集，题名曰《且介亭杂文》，且介者，租界两字之各半也。他虽因肺结核而至垂死的时候，还是不肯小休，不肯出国去作转地疗养，“要赶快做”。弥留的前夕，还是握管如恒。这种为民族、为后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



实践了他自己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只有俯首佩服！

（四）是勤劳。鲁迅发愤著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每每忘昼夜，忘寒暑，甚而至于忘食。景宋在《〈死魂灵〉附记》中，有着两段的话：

我从《死魂灵》想起他艰苦的工作：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沈潜于中地，一心致志地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况，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

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一口气说：休息一下罢！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告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见《鲁迅全集》第二十卷，六〇五页）

鲁迅工作的认真、刻苦，从来不肯丝毫偷懒。他译《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注云：“威奴斯是罗马神话上的美和爱欲的女神，至今还存留着当时的好几种雕像。‘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为克莱阿美纳斯（Cleomenes）所雕刻，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鲁迅为了要说明这姿势，曾费了很多的金钱和力气，才得查明。曹靖华的《从翻译工作看鲁迅先生》文中有云：

……他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为克莱阿美纳斯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偏觅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术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后来花了更多的力气，才查到注明出来。

此外，鲁迅的谦逊、节约、整洁、负责任、富友谊以及为大众、为儿童服务，等等，都证明着他的人格的伟大，够得上做国民的模范。

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他生在国家民族最困厄的时代，内在者重重腐朽，外来者着着侵袭，他的敌忾心发为怒吼，来和那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相搏斗，三十年如一日，全集二十大册，都是战斗精神的业绩。生平所最努力追求阐扬者，在“最理想的人性”，所以对于一切摧残或毒害“最理想的人性”的发展者——一切片面的、不合理的制度文物莫不施以猛烈的、无情的抨击。《狂人日记》中，首先提出“吃人”的礼教，来揭示其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参阅茅